

因为那一点光 / 才度过黑暗 / 迎来黎明

因为那一点光 / 才经历风暴 / 看见彩虹

THE
GRAVITY
OF
BIRDS

鸟儿的重力

[美] 特蕾西·古兹曼 著

杜景平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四叶草

鸟儿的重力

[美] 特蕾西·古兹曼 著

杜景平 译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媒体推荐
读者评价

作家出版社
定价：25.00元
ISBN 978-7-5309-5555-5
CIP 数据
鸟儿的重力 / (美) 特蕾西·古兹曼 著；杜景平 译.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309-5555-5
I. ①鸟… II. ①特… ②杜… III. ①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1100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鸟儿的重力 / (美) 特蕾西·古兹曼著; 杜景平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12

书名原文: the gravity of birds

ISBN 978-7-220-09694-5

I. ①鸟… II. ①古… ②杜… III. ①言情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5261号

The Gravity of Birds

by Tracy Guzman

Text Copyright©2014 Tracy Guz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Union Literar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进] 21-2015-88

NIAOERDEZHONGLI

鸟儿的重力

(美) 特蕾西·古兹曼 著 杜景平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蒋东雪
张 妮
蓝 海
王 俊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 × 208mm
11.5
300千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694-5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本书为小说。

人名，角色，地名，事件均为作者想象或者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版权2013 归特蕾西·古兹曼所有

版权所有。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本书或者其中任何一部分。更多信息请联系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版权处，美洲大道1230号，纽约，10020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2013年8月首次出版平装本

西蒙和舒斯特为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公司的注册商标

献给我的父母：迪安和简

以及我的姐妹：吉尔和玛妮尔

——他们都是饥渴的读者



I wake earlier, now that the birds have come

And sing in the unfailing trees.

On a cot by an open window

I lie like land used up, while spring unfolds.

Now of all voyagers I remember, who among them

Did not board ship with grief among their maps? —

Till it seemed men never go somewhere, they only leave

Wherever they are, when the dying begins.

For myself, I find my wanting life

Implores no novelty and no disguise of distance;

Where, in what country, might I put down these thoughts,

Who still am citizen of this fallen city?

我在晨曦中醒来
鸟儿已在无边的林间鸣转。
当春意盎然的时节，
我却像耗尽的烂泥，
静卧在敞着窗口的床边。

至今我依然记得，
那些所有未能登船的旅人，
是否仍然忧伤地沉浸在成堆的航海图间？
直到他们似乎绝望到哪儿也不能去，
他们唯一的离去，无论去哪，
即是死亡之神在到来。

我发现了我苍凉的人生，
无须乞求意外之喜，也无须伪装在远方，
那儿，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下我所有的冥想。
是否依然是那座堕落之城的儿郎。



*On a cot by an open window, I lie and remember
While the birds in the trees sing of the circle of time.
Let the dying go on, and let me, if I can,
Inherit from disaster before I move.*

*Oh, I go to see the great ships ride from harbor,
And my wounds leap with impatience; yet I turn back
To sort the weeping ruins of my house:
Here or nowhere I will make peace with the fact.*

Mary Oliver, "No Voyage," 1963

我静卧在敞着窗口的床上，回想。
鸟儿在林间婉转，鸣唱着生命的轮回之殇。
让死亡继续，让我，如果能够，
在动身之前，可以在灾难中劫后余生。

哦，我该去港口注目巨轮离港，
深隐于心的创口突然悸动好似有恙。
然而我依然回首作望。
那间我哀伤潦倒的旧屋，
只有此处我才可以不再迷惘。

玛丽·奥利弗，《没有旅行》1963

目录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一九六三年八月
022	/ 第二章	二零零七年十月
039	/ 第三章	
056	/ 第四章	
069	/ 第五章	
091	/ 第六章	一九七一年十月
122	/ 第七章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139	/ 第八章	一九七二年八月
158	/ 第九章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176	/ 第十章	

198 / 第十一章

218 / 第十二章

247 / 第十三章

273 / 第十四章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301 / 第十五章

318 / 第十六章

348 / 后记

351 / 致谢

353 / 译后记

第一章

一九六三年八月

爱丽丝常去长满青苔的林边，在斑驳的树荫下流连。她正在倾心地等待着那即将响起的急促刹车声，他正开着他那辆奥斯汀-犀雷牌跑车、穿过州立公园和环湖小屋间的公路。然而此时只有白颊鸟的叽叽喳喳声回荡在枝头，当她向它们吹起咻咻-啾啾-咻咻的哨声时，蓝色的雄鸟箭一般地飞入了树林深处。她在树下灌木林里穿行时，尖尖的松树苗儿不断地划过她的裤脚，它们在绿荫如盖的树冠下依然生机郁郁。她衣服的颜色可以轻易地使她隐身在林间，她头顶的长缘帽压着她的马尾辫，浅褐色的衣服，使她隐身在林中是那样的不易被人察觉。当她终于听见他汽车的声响，她尽力蜷缩，让自己蹲下，躲到一棵桦树后面，那浅浅的一洼长满蕨草的落叶堆里。为了不让大腿上的观鸟日记和诗集掉落下去，她用手扶着树，不断地从树干上剥下羊皮纸般的树皮，双眼却一刻不停地注视着他把车驶入铺满砾石的小道，停在自家的房前。

他把敞篷车熄了火，但是没有下车，而是点了一根雪茄，悠悠地吸

起来。他闭着双眼好一会儿，她不知道他是睡着了还是在发呆。当他终于从狭小的驾驶座上站出来时，他就像身后的树干一样，挺拔而消瘦，背影都被黑夜吞噬了。爱丽丝突然感到一阵刺痛，她的左脚被松针扎到了。她踩着脚下灌木丛发出的声音犹如小动物发出的声响，但他还是立即朝向她藏身之处，盯着她头顶上的某个地方看着。她屏住了呼吸。

“爱丽丝”，他朝着暖暖的空气轻声喊道。她只能听到一丝气息，几乎看不到他的嘴唇在动。但她肯定他是在叫她的名字。他俩有个共同点：都善于观察，只是观察的类型不同而已。

他从副驾驶座位上拎起一个纸袋子，贴在胸前，近乎钟爱地抚摩着。她断定纸袋里装的是几瓶酒。她想起她爸爸在汽车与她们家度假小屋间来来回回、小心翼翼搬运着他带来的酒的情形。那是足够他痛饮一个月的琼浆玉液，包括晚上喝的睡前酒以及次日早晨饮的消解宿醉的酒。“该死的本地佬，第一眼看见来这儿消暑的客人就飞快地把酒涨价，”他爸爸说道，“酒只能喝一次，却为什么要双倍的价钱？”没人说得过他。因此他就运来了红酒、白酒、香槟、加利安奴香草甜酒和橙汁，那是为她妈妈调制沃尔斑厄鸡尾酒而预备的：一瓶伏特加和杜松子酒，各色混酒，一瓶精选的威士忌和几箱啤酒。她爸爸小心翼翼搬酒的情态就和现在托马斯·贝博的样子一模一样。

一直等到他走完石板台阶、身后的纱门砰的一声关上后，她才挪到一块枕着松针的软土堆上。她挠了一下蚊子咬过的地方，又翻开诗集读起来。这本诗集刚入馆时，图书馆员费兰夫人就专门给她留了一本。

“玛丽·奥利弗。《没有旅行及其他诗集》。我妹妹从伦敦给我寄来的。爱丽丝，我想，你可能愿意做第一个读者。”费兰夫人随意地翻着

书，冲着爱丽丝眨了眨眼，好像她们在合谋着什么事，“这本书的油墨香还没有散去呢。”

爱丽丝把这本书一直留到湖边度假时才读，她要到适宜的环境里才开始读里面的诗。那天早上在码头上，她抓过一条有点湿湿的、散发着水藻味的浴巾，铺在肚子底下，撑起两只胳膊翻着书。虽然阳光照在书上的反光让她头痛，但是她一动不动，任由阳光把她的皮肤晒成淡淡的粉色。她一直看着书，每读完一节就屏气凝神、细细揣摩着字里行间的意义，只恨自己只能揣度而不能确定其意。终于，《没有旅行》的那一页起了褶皱，沾了些污渍，页角还印着爱丽丝潮湿的拇指指纹，“我却像耗尽的烂泥一样躺着……”诗里行间有些她无法体会的秘密。

如果她问托马斯，他会给她解读这首诗，不会像一般的成年人那样装腔作势，常用些模棱两可、故弄玄虚的语句。他俩已形成一个她每次来拜访就交流见闻的习惯。他教她爵士乐、比波普乐和外国的波萨诺伐舞曲，他画画时还播放着他最喜爱的乐曲——斯利姆·盖拉德，丽塔·蕾斯，快乐之王和吉米·吉佛瑞——他还会扬起画笔指向天空，提醒她特别留意其中某段音乐。反过来，她给他看观鸟日记里新添的内容——她画的短耳鹰和美洲水鳬，雪松太平鸟和晚莺。她会描绘看似无辜的伯劳鸟是如何猛啄猎物的颈脖子，直到啄断它们的脊背，然后把猎物挂在荆棘或者铁蒺藜上撕裂。

“天哪，”他颤抖地说，“这简直是鸟中文森特·普莱斯（著名恐怖电影演员，译者注）的魔爪啊。”

她怀疑他们的谈话只是给他提供了拖延的理由。然而她对镇上人的描绘会让他发笑：塔玛拉·费尔森看到报纸上邻镇的一起入室盗窃案

后，即使是去海滩都戴着一大串珍珠项链。司德蓓双胞胎姐妹的父母把她们打扮得一模一样，就连头上戴的发夹，脚上系的鞋带都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是司德蓓先生在其中一个女儿的耳垂上画一个紫色圆点。

“爱丽丝，”托马斯说，“你是我最好的解忧药。”

她在桦树后向屋内张望着。如果等待太久再去敲门，他可能已经开始工作，那她会冒着打断他思路的风险。他的举止会变得局促，话语会变得简短而干脆。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阴郁而凶悍的野兽，犹如家里的那些猫在每当她想将它们从藏身的柴火堆后面引诱出来并抓住它们的反应那样。她不应该不请自来，尽管他曾客套地邀请过她。即便如此，她感觉自己最好还是小心谨慎地接近他。

“有空过来坐坐。”那天他对他们一家人说。当时他从树林里出来找那条围着他打转的猎狗，后来在公共码头上介绍了自己。但是介绍根本没必要——至少他不必自我介绍。他们很清楚他是谁。

“那个艺术家”是她爸爸对他的称呼，就像他会说“那个挖沟的”或者“那个拿斧头杀人的”。在他们开车去湖边很久以前，有一次她在家里楼梯上偷听到了她父母的一次谈话。

“莫娜说他才华横溢。”她妈妈说。

“嗯，我想她得知道，她对这个领域了解多少……他是做什么的来着？”她爸爸愤愤地说道，他每次面对莫娜·莱斯顿渊博的知识时都是这种语气。

“你当然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是画家。她说他在皇家学院拿过奖学金。”

她爸爸对此嗤之以鼻，不以为然，“画家。所以大家就花钱买酒给

他喝，让他和自己的女儿眉来眼去，让他坐在椅子上咬画笔头。要是你能弄得到这份好工作就好了。”爱丽丝想象着她爸爸翻白眼的样子。

“没必要讽刺别人，尼尔斯。”

“我没有讽刺。我只是不想我们家任何人奉承某个画家。我们已经够忙的了……”谈话声停顿了一下，后面就听不清了。爱丽丝知道他们在谈论娜塔莉。她爸爸的咆哮声着实把她吓了一跳：“为什么要现在？房子都空了好几个夏天，就按原样——”

她妈妈打断道：“他们用不用房子不关我们的事。你生气只是因为要是他在那儿，你就不能把船系到码头贝博家那一边？你不能因为这件事责怪他。”

她爸爸大声地叹了一口气后，认输了：“我当然可以试一下。”

三周前的星期六晚上他们四个人抵达了这里：爱丽丝、她父母还有她姐姐，娜塔莉。他们一路舟车劳顿、疲惫不堪。第二天早上当她醒来时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他们的旅行箱张开了大嘴，摊在卧室地板上，物品洒了一地。早餐后她将从晾衣绳上扯下来的泳衣绷在自己身上，仿佛橡胶一般蹭着皮肤。像往常一样，她头天傍晚游了泳，泳衣还是湿的。尽管她爸爸是一边大笑一边向她和她妈妈打水，她妈妈也很夸张地尖叫着，娜塔莉还是拒绝加入他们，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待在岸边，只是看着他们。她双手抱在胸前，脸上一副冷漠的表情，她自从回来后就善于摆出这种表情。爱丽丝无法解释她为什么突然间变得非常厌恶他们仨人。“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在车后排座位上爱丽丝低声地问她，故意用娜塔莉常用在她身上的词语，当她拒绝回答时，爱丽丝用胳膊顶了她一下，“你会让他们不开心的，你会毁了一切。”

当爱丽丝还小的时候，她爸爸做过一个简易面具，是用松针和水草粘在一张松树皮上做成的，那张松树皮已如腐烂的人皮。他用黄色的粗绳把面具固定在独木舟的尾部，并且告诉爱丽丝他们的荷兰祖先们相信水神住在船头，保佑船和船员们免受所有灾难和疾病——暴风雨、狭窄而凶险的水道、发热病和厄运。他把它们称之为卡布特马尼可斯（水神。荷兰语，译者注）。如果船只搁浅了，甚至是沉没了，卡布特马尼可斯会带领船员的灵魂去死亡之国。没有卡布特马尼可斯的指引，船员的灵魂只能永远在海上飘荡。娜塔莉呆在岸边纹丝不动，丝毫没有随时保护他们的意思。

第一天早晨，爱丽丝在码头上懒洋洋地躺着，听着她父母讨论一天的安排。他们根本没从躺椅上下来过，只是从一边屁股换到另一边屁股，由于抹了几层防晒霜，他们的皮肤显得很白，眼睛被墨镜遮住了看不到。除了在交换报纸和拿血玛莉酒时，他们的双手手指一直都是交叉着的。当那条狗突然出现在码头上，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时，爱丽丝的妈妈警觉地把腿缩到了躺椅上。他们听到从树林深处传来尖叫声：

“妮拉。妮拉，快过来。”

“它不会伤人，只是有点小狗多动症。”他解释道。她本来很想回一句，“你未如我所想。”但是她忍住了没说。

她把书紧紧地拽在手上，深吸了一口气，在托马斯家小屋的后门停了下来后擦着脚上的脏物：一点柏油污渍，粉尘般的枯树叶，还有些许青苔印迹。不是说她以前没有拜访过他，而是她的父母总是知道她在哪儿，在她身后招手并大声喊：“不要打扰别人，不要待得太久让别人烦。”那时她就体会到娜塔莉的感受——明白自己不该做什么，但是还